

风月三三或五五,闲坐桥头讲文武 浅析虞原璩《双桥苦》

■许小寒

《双桥苦》:双桥苦,半是亭民半戎户。亭民何曾暗斥卤,戎户年年困勾补。又膺里正承公府,批贴牌花日旁午。故家子弟罕稽古,囊空不敢为商贾,四肢懒惰耻农圃。风月三三或五五,闲坐桥头讲文武,行人羡指神仙户,岂知此仙骑此虎,瑞乡无如双桥苦。



相连的“双桥” 记者 杨微微/摄

何文渊与他是“醋交”

张岱的《快园道古》“隐佚部”中,曾有一则关于瑞安的故事。

虞原璩博涉经史,隐居瑞安,郡守何文渊时时乘小舟诣之,称莫逆。一夕忽至,坐谈久之,不觉夜半,村落无所觅酒。太守曰:“醺可代也。”璩遂出新醢,侑以蔬韭,对酌畅谈,时人谓之“醋交”。

这则故事说的是,时任温州郡守的何文渊与瑞安虞原璩之间的一段趣事,郡守夜访双桥,遇无酒,只得以醋代酒,二人且饮且谈,造就“醋交”美谈。

《双桥苦》创作背景

今双桥村流传,双桥乃虞氏始迁祖所造,最早为两座窄石板桥,至1989年拆建,改成水泥桥。

双桥一名彩虹,一名明镜,或取自太白诗“两水夹明镜,双桥落彩虹”之句。双桥濒海,为双穗盐场属地,故双桥百姓多为亭户。

瑞安方言“神仙”的讥讽意味

“双桥苦,半是亭民半戎户。亭民何曾暗斥卤,戎户年年困勾补。”开篇直白不掩,写明了作者生活时期双桥的状况。明朝初期的双桥,多是亭户和戎户。戎户,大概就是明朝基本户籍中的军户,为朝廷提供兵差。

当时,双桥的亭户已不懂得制盐,戎户又苦于被征调或拘捕以充军。此二句客观而形象,但说的不过是“双桥苦”其一。

暗,通“谮”;斥卤,盐。勾补,死的勾掉,活的补上,即军士死亡或老疾,由“户丁”替补,父死子继,兄终弟及。《明史·陶安传》:“子晟,洪武中为浙江按察使,以贪贿诛。其兄昱亦坐

然,虞原璩何人也?居然要何太守时时坐船去看他,而且还不嫌弃醋交?

虞原璩,瑞安人。幼颖敏,博览群书,词翰兼美,尤善楷书,其学远宗伊洛之传,近师陈(傅良)许(景衡)之学。征修《永乐大典》事竣,授官不拜,归隐双桥,杜门著述授徒。

明朝大学士黄淮在《环庵先生墓志铭》中介绍,“先生讳原璩,字叔圆,姓虞氏,别号环庵。世为会稽宦族。宋南渡时,始迁于温,居瑞安崇泰乡之双桥。”崇泰乡即今瑞安塘下一

所谓的“亭户”,即盐户,为专制官盐的特殊户籍。煮盐的地方称亭场,盐民为亭户。明朝沿袭元户役制,除皇孙、勋臣、贵戚品官、生员之外的人都分编种类繁杂的役户,需承担各种特定的差役,如陵户守陵,亭户则制盐。

《明史》载“凡军、匠、灶户,

带,《瑞安市地名志》中载:“双桥,在塘口东北1.5公里。村中有纵横两条桥,相距不过五、六米,故以双桥名村。始居虞姓,据《虞氏宗谱》载,宋绍兴年间自温州迁此。”

《瑞安市地名志》中的“虞姓迁祖”说法与黄淮相左。《虞氏宗谱》言,宋绍兴年间自温州迁双桥,疑有误。因黄淮与虞原璩为好友至交,其言可信。再者,宋南渡后改年号为绍兴,虞姓由绍兴迁至温州瑞安,却被后人误解为绍兴年间由温州迁至瑞安亦有可能。

役皆永充”,意指世袭其役。灶户是制盐户的总称,所以,双桥的盐户亦是世袭而不能改的。至明朝,沧海桑田巨变,双桥因海水不及,盐坦变为农垦区,但双桥亭户的户籍却不能改,仍需“承役输盐”、“课重而期迫”。

虞原璩的《双桥苦》便在此时写就。

户的子弟。稽,考也。稽古则谓考察古事以作为借鉴。

然双桥故家子弟又不稽古,又因囊中空空而不敢经商,又因四肢懒惰而耻于下田耕稼。此为三苦。

苦者若何?苦而不自知也。不知父母长辈辛酸,又不学无术不事生产,前途无望后继无人,岂非最苦也。

“风月三三或五五,闲坐桥头讲文武,行人羡指神仙户,岂知此仙骑此虎,瑞乡无如双桥苦。”他们闲来无事则三五作堆,却只管坐在桥头讲些不切实际的文治武事。行人路过,因看到他们的悠闲自在而羡慕,竟还觉得像是神仙一般逍遥。谁知这些“神仙”,更像是瑞安方言中的“神仙”一般糊涂,竟不知自己骑虎(苛政)难下的困局,是以作者最后发出慨叹道“瑞乡无如双桥苦”。

虞环庵由表及里,由百姓不能推脱之苦,而及不作为招致之苦,层层递进,语言浅显,道理深刻,虽为彼时感慨,然于当世亦有警醒之义。

黄淮谓观环庵先生诗词“一出乎正,安然委逝,了无怖惑,可以验其造诣精深,视前辈为无愧矣。”于中可见一斑。

怀念瑞安旅台教授李森南

■陈霖

森南的父亲李逸伶先生是先父眉山府君的诗友,也是我高中时代的生物老师。1936年1月,森南毕业于位于卓公祠内的瑞中,我正考入瑞中,两人互不认识。

我在瑞中期间,曾偕同学去浦后街假山玩耍,大家在假山的岩洞里钻来钻去,饶有趣味,我们还走下苔藓满阶的踏步,在碧绿的池水里洗手,假山周遭花木葱茏,一方清幽的天地。

2002年,我偕老同学铎生参观假山,踏进浦中巷10号旧门台,大吃一惊,玲珑可爱的假山不见了,二幢洋房拔地而起,森然搏人。假山旧址花木凋零,仅见半湾残池,我惋惜瑞安又一高雅的家庭式花园凋谢了,回家慨然写了一篇《瑞安浦后街假山的沉沦》,后以《卷石山房何处去》成稿。

许世铮师告诉我假山的主人是逸伶先生,其五子森南原在台湾中原大学中文系执教。退休后,常来故里访旧。我在世铮师寓所的客厅里,看到了森南赠给世铮师的对联:“闲临北海帖,时诵玉溪诗。”联意清朴,字迹圆润,柔中见刚。

我将《瑞安浦后街假山的沉沦》寄给森南,请他斧正。森南来信详叙,称此假山的所在,原名“卷石山房”。乾隆三年(1738年),李氏太祖李光斗中武科亚元后,诰赠武义都尉时所建(武义都尉,官阶名)。

“卷石”二字典出《礼记·中庸》:“今夫山,一卷石之多,及其广大,草木生之,禽兽活之,宝藏兴焉。”卷石山房原有八景,名:醉月坪、留云洞、咏锦池、听松楼、洗砚亭、锦屏岩、卧溪桥和读易庐。

卷石山房是我与森南结上文字缘的纽带。他来信并捎来《李逸伶诗集》,及他著作的《杜甫诗传》、《山水诗人谢灵运》、《大学之道与基督教义的研究》和一些爱国古诗。

今选录《老来》和《忆故乡探花楼》两首,如下:

老来

沉沉心事与谁论,不复当年志气屯;

云涛飘零疲作客,关山驰骋黯销魂;

凄迷风雨思君子,浩荡乾坤欠国恩;

最喜交流开放后,时闻佳讯报中原。

忆故乡探花楼二首

瑞安城外探花楼,少日曾随父往游。

犹忆老尼勤待客,那堪岁月逝悠悠。

我愧春秋八十五,频年旅食在他州。

若能身长双飞翼,必上青天向故丘。

2002年秋,森南偕夫人方莲莲女士来温州龟湖路寓

所小住,我邀请他们来瑞安参加“中华古诗文吟诵会”。

彼时,森南在会上用瑞安方言吟诵李白《蜀道难》和池云珊先生“小住为佳,看南浦云飞,西山雨卷;清君快渡,趁一帆风顺,两岸潮平”的南门待渡亭名联。他吟诵时不像宋墨庵师的浅吟低诵,也不像董朴垞师的引吭高歌。他吟诵时,声音时高时低,时快时慢,变化多,音乐性强,另具一种风格。

他剖析吟诵古诗的诀窍,用瑞安本土白话把诗中的平仄拉开一点,抑扬顿挫的音调变化一些,再根据诗意渗透进感情,便成一首悦耳的歌了。

会后,森南拄着手杖,拖着久医未愈的脚病,同我们一起去凭吊“文革”后的残园景色。他站在咏锦池旁慨叹卷石山房的衰败,也深情地回忆起青少年时代常去卧溪桥畔捕捉“金龟子”、“天牛”等小动物的童趣。

他记起了某日在窄狭的卧溪桥上走,忽听后面有人唤他名字。蓦然回首,一脚踏空跌入桥下,乱石划伤额角,数十年后旧疤仍在。他还深深记得,在读易庐书房里,经常受到严父用戒方打手心体罚时的情形。至今,他仍感谢父亲严格教导他笃学勤思,遵守儒家的规范。

2003年春,他在信中附来一张报告,托我转达有关部门,要求将他父亲李逸伶先生1930年代撰写的放翁亭旧联悬在湖滨公园亭柱上。联云:“旧址筑新亭,故国犹留乔木在。小城临古渡,诗人谁继放翁来。”

2004年秋,市市政园林管理局批准了森南的报告,同意在湖滨公园悬挂李逸伶的放翁亭旧联。

当年11月7日,森南邀请瑞安文化界人士约50人,在瑞安湖滨公园桂雨榭举行“乡贤李逸伶放翁亭旧联上柱仪式”。森南在讲话时,叙及父亲因家累重,生计清贫,眼框含着老泪,他对1940年代逝世的严父,有说不尽的哀思。

森南回到温州寓所后,曾为玉海楼后花园创作了生平最后一幅对联:“学派起东瓯,经世文章传万代。书楼名玉海,鸿篇著述焕中华。”

2004年11月9日,森南夫妇返回台湾桃园后,森南胃口不佳,进食甚少。2005年2月,赴台北和平医院检查头痛症,才发现胃癌后期,医治了5个多月,于7月20日逝世,享年87岁。

森南弥留时间,仍念念不忘故乡,念念不忘两岸统一大业。当日凌晨,他曾对妻子莲莲,儿子家瑞、女儿家琇说:“我多么想回到温州故乡啊!”

森南,你衰年病足,去天国路上,要慢慢走。

